

形而上学:取消亦或重建

——谈冯友兰对维也纳学派的一种误读

■ 刘爱军 (北京大学哲学系, 北京 100871)

摘要:冯友兰基于维也纳学派“取消”形而上学这一理论主张,力图以逻辑分析的方法来重建其所谓的“真正”的形而上学。但是,冯友兰在此重建中不自觉地步入了一个致命的理论误区,即误以为维也纳学派的理论主旨是在于真正取消形而上学。而事实上此学派的真实意图却只是将形而上学从知识领域中剔除出去,并将其重新定位于体验的世界。冯友兰混淆知识与体验的世界,导致他并未能真正而合理地建构起“真正”的形而上学。此种理论结局也必然昭示我们:形而上学必须从知识论领域中摆脱出来而予以重新定位。

关键词:冯友兰;形而上学;维也纳学派;知识

Metaphysics: Being Canceled or Reconstructed?

——a kind of misunderstanding to Vienna School by Feng You-lan

LIU Ai-jun

(Philosophy Department, Peking University, Pek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Vienna School's "canceling" metaphysics, Feng you-lan tries hard to use logic-analytic method to reconstruct the so-called "real" metaphysics. However, in the course of rebuilding, he unconsciously steps into a fatal theory error, that is, mistaking Vienna School's theoretical major idea as canceling metaphysics really. In fact, the true intention of this school is just to eliminate metaphysics from knowledge field, and to pitch it again in experiential world. Feng you-lan confuses the world of knowledge with the world of experience and it leads him unable to construct a "real" metaphysics really and rationally. This theoretical finale necessarily makes it clear to us that metaphysics must be separated from knowledge realm and be oriented anewly.

Key words: Feng you-lan; metaphysics; Vienna School; knowledge

中图分类号: B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378(2004)03-0008-04

与胡适一样,冯友兰一向也主张以西方哲学来整理和研究中国哲学的概念和范畴,从而使它们得以澄清,并形成一完整而明晰的体系。为此,他本人既吸取了新实在主义的实在论思想,也容纳了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分析方法。基于此,他力图创立新的哲学体系即“新理学”,并决定重建所谓的“真正的形而上学”。

不过,冯友兰本人虽然赞同逻辑分析方法,但却反对维也纳学派以此“否定”形而上学。他于《新知言》中认为维也纳学派的主张是:“形而上学中命题是没有意义底,形而上学是应

该取消底。”^{[1](P149)}同时他还谈到,维也纳学派是现代哲学中持经验主义以批评形上学的一个派别。它的主要工作是:(1)为科学取得稳固的基础;(2)证明形上学中的命题是无意义的以取消形上学。这表明,冯友兰误以为维也纳学派是想“取消”形上学,正是这一误解才导致他提出所谓的形而上学的“重建”。

冯友兰自己曾严正声明,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分析方法只能取消所谓坏的形而上学,而对“真正的形而上学”丝毫无所威胁。“维也纳学派对于形上学底批评,可以说是对于西洋传统底形上学底批评。这些批评,对于真正底形上学,是无干底。”^{[1](P149)}于是,冯友兰认为,维也纳学派取消形而上学的运动,在某一种意义上也是我们所欢迎的。因为他们的批

收稿日期:2004-02-10

作者简介:刘爱军(1972—),男,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汉族,黑龙江省鸡西市鸡东县人,系中国哲学史学会会员。

评确实能取消坏的形而上学。坏的形而上学既然被取消,那么真正的形而上学的本质便显露出来。所以,在冯友兰看来,维也纳学派对于形而上学的批评,不但与真正的形而上学无干,而且是对真正的形而上学有“显正摧邪”的功用。由此方面说,维也纳学派虽然批评形而上学,而实在是形而上学的功臣。他进一步认为,维也纳学派所批评的形而上学,严格地说,实在是坏的科学。照我们所谓科学的意义,坏的科学是应该取消的。取消坏的科学,这是维也纳学派的贡献;不知道他们所取消的只是坏的科学,这是维也纳学派的错误。

基于此,冯友兰决心以逻辑分析方法来重构形而上学。他认为新理学的工作,是要经过维也纳学派的经验主义而重新建立形而上学。而这一点,在冯友兰看来正是维也纳学派所未能够做到的。也就是说,维也纳学派所用的方法虽然是逻辑分析方法,是分析法的很高的发展。不过,他们没有应用这个方法到形而上学,而只应用这个方法到历史中的形而上学。这就是说,他们没有应用这个方法到研究形而上学,而只应用这个方法到批评已有的哲学家的形而上学。但是,我们对于冯友兰此处的看法势必提出这样的疑问:如果逻辑分析方法只能应用于知识领域,用来澄清和解释科学命题之意义,则我们当然不能将其视为研究形而上学的方法。实际上,维也纳学派正是洞悉到了这一点,对此我们后文将予以详述。

不过,究竟何谓冯友兰所说的“真正的形而上学”?这需要我们了解他对形而上学与科学、逻辑学及数学之关系的看法。他认为,“哲学乃自纯思之观点,对于经验,作理智底分析,总括,及解释,而又以名言说出之者。”^{[1](P143)}形而上学则是哲学中最重要的部分。冯友兰说,我们对于经验可以注意于其内容,也可只注意于其程序。对于经验的理智的分析,总括,及解释,可以分为对于经验的程序者,及对于经验的内容者。前者就是哲学中的知识论,后者就是哲学中的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的工作是对于经验作逻辑的释义,这一点使得它与科学不同,因为科学的工作是对于经验作积极的释义。但二者也有相同之处,它们均是从实际的事物即经验中的事物说起,这一点又使得形而上学与逻辑学,数学有不同之处。具体讲来,逻辑学及数学中的命题都是分析命题,所以不可能是假的。科学中的命题是综合命题,所以可能是假的。形而上学中的命题仅几乎是重复叙述的命题,所以也是综合命题,也可能是假的。不过形而上学中的命题,除肯定其主词的存在外,对于实际事物并不积极说些什么,不作积极的肯定,不增加我们对实际事物的知识。所以它是假的可能是很小的。也就是说,真正的形而上学中的命题虽然也是综合命题,但对于实际却极少肯定。其所肯定的那一点,不但具有可证实性,而且是随时随地都可用事实来证实的。于是冯友兰认为,维也纳学派的错误即在于:以作为综合命题形式而存在的形而上学命题缺乏可证实性,来否认形而上学命题的意义性。

但事实却是,冯友兰的作为综合命题而存在的真正的形而上学命题,既然对于实际根本无所叙述,那么它们只能是作为重言式而存在的分析命题。另外,将形而上学分为坏的与真正的,这未免有失科学和公允。实际上,任何一种形而上学系统均无法以某种价值标准来加以衡量和评判。诸种形而上学学说均属于超验领域,它们无所谓好坏之分,而只有

解释力度的大小与解释完美程度的差异罢了。

依据冯友兰对“真正的形而上学”命题的见解,此些命题可以说是一片空灵的,即空虚而灵活。因为在冯友兰这里,形而上学的命题对于实际无所肯定,至少是甚少肯定,所以说是空的。同时其命题对于一切事实无不适用,所以说是灵的。他认为真正的形而上学必需是一片空灵,并主张哲学史中的哲学家的形而上学,其合乎真正的形而上学的标准的多少,应当视其空灵的程度。其不空灵者即是坏的形而上学。坏的形而上学即是所谓坏的科学。此种形而上学,用禅宗的话说,是“拖泥带水”的。沾滞于“拖泥带水”的形而上学的人,禅宗谓为“披枷带锁”

这样看来,(1)冯友兰的形而上学命题,就其实质而言,就是一些重言式的逻辑命题,它们穷尽了一切可能,都是一些命题套子,所以永真而可以涵盖和统摄一切实际的事物。他的新理学的四个主要观念即“理”、“气”、“道体”、“大全”所由以表示的四组主要命题,均是或几乎是重言式命题。因为据冯友兰自己讲,一方面这些命题都是包括甚广,另一方面说又都是对于实际没有或甚少肯定。(2)既然空灵以便达到一种高超的境界是形而上学的根本,那么我们怎能以用来分析知识领域的逻辑分析方法来重新建构非知识领域的形而上学呢?实际上,冯友兰自己所说的形而上学“负的方法”,似乎倒可以完成此项工作。我们认为,维也纳学派在形而上学理论上的贡献即在于分清了上述两个领域。

二

与冯友兰不同,维也纳学派对于形而上学问题的探讨是以对命题之意义的分析为理论切入点的。此派成员认为,命题有三种,即分析命题、综合命题与形而上学命题。前两种有意义,后一种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似是而非”的命题。于是,逻辑经验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一个句子做出认识上有意义的断定,因而可以说它是真的或假的,当且仅当,或者(1)它是分析的或矛盾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说它有纯逻辑的意义,或者(2)它是能够,至少潜在地能够用经验证据来检验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说它有经验的意义。

那么究竟何谓维也纳学派的命题意义理论?这一学派的创始人石里克于“意义和证实”一文中对此曾讲到:“陈述一个句子的意义,就等于陈述使用这个句子的规则,这也就是陈述证实(或否认)这个句子的方式。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证实它的方法。”^{[2](P39)}于是,他认为,一个句子,如果我们不能指出一种检验它是真或是假的办法,那它就是没有意义的。当然,石里克承认,只有可以证实的命题才有意义,这并不是说只有得到证实的命题才有意义。可以证实并不意味着在此时此地可以证实,更不意味着现在得到证实。可证实的意思就是证实的可能性。这种同意义相联系的证实可能性不能是经验的可能性,而是指逻辑的可能性。一个事实或过程如果是能描述出来的,就是说,如果用来描述它的句子是服从我们为我们的语言制定的语法规则的,那就把它叫做“逻辑上可能的”。而凡是讲到逻辑上不可能性时,则是指那些词的意义和我们使用那些词的方式之间存在着矛盾。

维也纳学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卡尔那普,在《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中也认为,“在形而上学领域里,包括全部价值哲学和规范理论,逻辑分析得出反面结论:这

个领域里的全部断言陈述都是无意义的。”^{[2](P13)}于是,在他看来,形而上学命题是无意义的在于它们是一些假陈述。也就是说,一串词如果在某一特定语言内并不构成一个陈述,那它就是无意义的。当然也可以有这样一串词,乍看起来冒似一个陈述,如果是这样,就称它为假陈述。基于此,卡尔那普主张,逻辑分析揭示了形而上学的断言陈述是假陈述。而假陈述有两个种类:一类是包含一个被误认为有意义的词;另一类是组成句子的词虽然有意义,但是以一种违反句法的方式凑在一起,因而并不构成一个有意义的陈述。这样,一切自称为超越经验的形而上学的知识,经过逻辑分析的解剖,便被发现是无意义的。

坦诚地讲,冯友兰所谓的真正的形而上学也难以摆脱此种意义理论的批驳。他建构形而上学四个主要概念所依据的四个命题,均是重言式的。按他自己于“新理学在哲学中之地位及其方法”一文中所说,“真正形而上学中底命题,都是分析命题。”^{[3](P495)}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些命题的意义,只能决定于命题内部的语法规则,从而永真。这样,它们的有效与否便与外部实际世界毫无瓜葛。于是我们要问:冯友兰的所谓的形而上学如何才能与现实生活世界相联?更何况此四组主要命题并不是真正的重言式命题。这正如维也纳学派的成员洪谦先生所言,“假如我们称传统的形而上学命题是一些变相的‘桌子是爱情’、‘炮台是道德’或者‘电子内有一种无外在现象的核子’一类无事实根据的‘似是而非的命题’,那么冯先生的形而上学命题则是一些变相的‘今天是星期三就不是星期四’,‘今天是晴天就不是雨天’,‘戴有色眼镜的人就不是戴无色眼镜的人’一类根本对于事实无所叙述无所传达的重复叙述的命题。”^{[4](P188)}于是,正如冯友兰自己所讲:新理学就是利用现代新逻辑学对于形而上学的批评,以成立一个完全“不着实际”的形而上学。可以说,冯友兰实际上是利用了中文语言的含混性而不恰当地推论出了四个新理学概念。事实上,形而上学如欲建立起来,必须得将其从知识领域中拔超出来。逻辑分析作为一种方法,只可分析科学知识命题的意义,而无法用于对形而上学的建构。既然真正与实际相关的有意义的命题应该是经验命题,即有事实与其相对应的命题,则冯友兰空灵的形而上学自然不能属于知识领域,也不是什么“不知之知”,它干脆就不是一种知。于是,其所谓形而上学正的方法即逻辑分析方法,在形而上学领域之中,当然也就无效了。相反,他所谓负的方法倒可以作为“言说”形而上学的真正的方法。负的方法可以体现在禅宗、道家、佛家、诗文与音乐中。据此,我们才认为,象尼采、萨特、海德格尔、伽缪等这样的诗人哲学家,才算真正“言说”了形而上学。

不过,在这里,我们应当明了的一点即是:将形而上学赶出知识领域,这并不意味着维也纳学派从根本上否弃了形而上学本身。以科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可以探寻出形而上学的命题是无意义的,此种无意义是针对知识层面来讲的。因此,此学派与逻辑实证主义者孔德、马赫将形而上学视作是错误的有着根本的区别。如果将形而上学重新匡定于非知识界的意义与价值领域,则它的意义又是十分明显的,而不能对之加以无情的抹煞。实际上,诸多的维也纳学派成员都明确地表明了自己并未否弃形而上学本身。比如,洪谦于“莫里兹·石里克与现代经验论”一文中就曾说过:“彻底经验论者并不否定形而上学的超验世界,而是认为无论对它的否定

还是肯定都同样是无意义的陈述。他的命题‘关于形而上的外部世界的论断是无意义的’,说的并不是‘没有这样一个世界’,而是说的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经验主义者并不对形而上学家说:‘你的话是虚假的断言’,而是说,‘你的话根本没有断言任何东西’。经验论者并不驳斥形而上学家,而是对他说:‘我不懂你所说的东西’。”^{[5](P59-60)}卡尔那普也曾讲到:“形而上学的确有其内容,只不过不是理论方面的内容。形而上学的(假)陈述并不是用来描述事态的,既不描述存在的事态(如果那样,它们就是真陈述了),也不描述不存在的事态(如果那样,它们至少是假陈述)。它们是用来表达一个人对人生的总态度的”^{[2](P33)};“我们发现形而上学的起源也是出于需要表达人生态度,表达人对于环境、对于社会、对于他所献身的事业、对于他所遭逢的不幸的感情反应和意志反应。”^{[2](P34)}石里克也曾言:“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常说的形而上学哲学是概念的诗歌这种意见包含着真理,其确切意思是说:在整个文化中形而上学哲学有和诗歌相同的作用,即可以丰富生活,但不是知识。”^{[5](P143)}“形而上学的体系所能引以为安慰的,就是它能充实我们的内心生活与扩张我们的体验境界,所以人称形而上学为概念的诗歌。至于它在文化上的作用也如诗歌一样,这是对形而上学的一种恰当的说法。”^{[4](P29)}魏斯曼也说:“假如我们视形而上学之知识体系如科学之为知识体系一样,则就错了。可是假如我们视其为一种生活的基本感情,一种如何了解人生,体验生活的基本感情,则形而上学不但不能否定,而且我们原则上就应当如何的敬仰它维护它了。”^{[4](P47-48)}

可见,逻辑经验主义者并不认为形而上学完全无意义,只是认为它不具备传达实际认知的意义(cognitive-actual meaning),但具有表达情感的意义(expressive emotion meaning)。可以说,音乐、诗文、艺术等是表达人生基本态度的基本手段,形而上学只不过是恰当的手段,形而上学家是没有音乐才能的音乐家。形而上学家有的是在理论环境里工作的强烈爱好,是联结各种概念和思想的强烈爱好。但是形而上学家既不在科学领域里发挥这种爱好,又不能满足用艺术表达的要求,倒是混淆了这两个方面,创造出一种对知识既无贡献对生态度的表现又不相宜的结构。这样,依据维也纳学派的立场而言,它的“反形而上学”的主要点,并不是像冯友兰所讲的是将形而上学从哲学上加以“取消”,而是只想将形而上学在哲学中的活动范围加以指示,在哲学中的真正地位加以确定。换句话说,维也纳学派虽然否定形而上学之为一种关于实际的知识理论的体系,但并不否定它在人生哲学方面的重要意义。所以某种形而上学之能被“取消”或不能被“取消”,与某种形而上学之以某种命题为根据是毫不相关的。因此,某个形而上学家视他的形而上学是否为一种关于实际的知识理论体系,才是其唯一的标准。尽管冯友兰的形而上学与传统的形而上学有所不同,但是他也像其他的形而上学家一样,是视他的形而上学为一种关于实际的知识理论的系统。而且在冯友兰所谓人类四种知识(即数学逻辑,形而上学,科学,历史)中,他所代表的形而上学还是居于其一。

当然,逻辑经验主义者因对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进行划分,对经验证实原则持有不同诠释,而使得他们面临重重的理论困境。另外,将哲学视作一种从分析科学命题意义的活动,从而将形而上学从哲学中分离出去,这一主张也显得有

些武断、简单与匆忙。但抛开此点不谈,他们在肯认形而上学在非事实领域中客观存在的基础之上,对于知识与价值、科学与形而上学之区别的厘定,又是极具理论上的启发意义与价值的。我们正是在冯友兰对逻辑经验主义形而上学观的误解中,尤其是在维也纳学派对知识和非知识领域的科学划分中得出了如下一个基本论题:形而上学必须得从知识论中解放出来。事实上,任何一种企图以知识论来重构形而上学的理论,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或妄想。

三

我们认为,知识与体验、事实与价值、科学与精神之间所存在的区别,我们是无法不负责任的加以取消的。可是,以往的哲学家们总是力图以知识来解释体验世界的东西,以语言来言说那不可言说的领域。这种现象的产生,主要是根源于从近代伊始,尤其是上个世纪以来科学长足进展所导致的科学至上主义与认识论中心主义的作祟。认识论从洛克时代一直到20世纪初,始终统辖着形而上学,这是一种完全毫无根据的擅自专权。认识论被看作是基础性的。也就是说,认识论被视作在逻辑上先于一切其他科学;我们通过对于认知过程的直接研究就可断定可能的认识的限度;研究认识论的人可以离开一切其他科学而提出关于实在的理论。石里克对此就曾说过:“过去时代最严重错误之一,是认为哲学命题的真正意义和最后内容可以再用陈述来表述,即可以用知识来阐明;这就是‘形而上学’的错误。形而上学者的努力一向集中在这一荒谬的目标上,要用知识来表达纯粹性质的内容(事物的‘本质’),也就是说说那不可说的东西。性质是不能说的,只能显示在体验中,而认识是与体验毫无关系的。”^{[6](P415)}

基于此,我们认为冯友兰的错误即在于:以认识论来建构形而上学体系。他由分析经验而达“类”,由达“类”而进一步达“理”。从主观的经验到客观的理世界,这本身讲的就是主体如何达知客体的认识论过程。他也是将形而上学看成是一种知识,只不过这是一种特殊的“不知之知”,“哲学,特别是形上学,是一门这样的知识,在其发展中,最终成为‘不知之知’。”^{[7](P283)}然而,事实上正如华尔特·T·马文于“把形而上学从认识论中解放出来”一文中所讲:“认识论既不能解决各种形而上学问题,也不是这些问题的主要源泉。”^{[8](P55)}也就是说,形而上学既并不特别地由于认识论而得到它的问题,也并不特别地由于认识论而得到这些问题的解答。因此,事物的性质不能主要地从知识的性质中去寻找。这也正如金岳霖所主张的,我们必须区分元学的态度和知识论的态度。元学的态度要求理论能怡我的情,尽我的性,它是内涵主体的私人情感的。与此不同,知识论则要求我们具有客观的公正的无生命的态度。正因此,作为形而上学体系的《论道》与作为知识体系的《知识论》,实际上并无真正的关联。这样说来,对于冯先生所力倡的人生境界,我们是不可以知识来建构来传达的,对它所拥有的高低层次只能靠个人的体悟或直觉的多少来定。也就是说,对于这样的不可言之域,如欲探询其究竟,那么只能用一种冯友兰所谓的负的方法来“言”,这叫不言之言,不修之修,不教之教。此乃中国哲学所长期固有的“智的直觉”(intellectual intuition)之传统。

基于冯友兰对于维也纳学派关于形而上学之观点的误解,我们作了如上的分析,并可以此来得出我们在形而上学问题上的一个基本观点:作为体验领域的形而上学与知识有着明确的界限而不可混淆。

具体讲来,我们认为科学知识 with 形而上学至少是有如下两点根本区别的:(1)知识与非知识的区别。科学知识是唯一的一种关于实际的知识。只有科学才是真正的关于实际的知识体系和真理系统。与此相对照,形而上学则是生活而不是知识,是概念的诗歌而不是理论的系统。形而上学作为知识理论是不可能的,因为形而上学家误解了知识的内容与感情的内容。知识的内容在于它的真理性是能由经验来证实的,而至于感情的内容则只是一种感觉,一种体验。“知道情况如此这般”同“体验到某种情况”是根本不同的。(2)可以交流与不可以交流的区别。体验是通过经验得到的,因而它总是定性的。经验总是主观的,性质是不能交流的而只能在经验本身中直接显现出来的。另一方面,科学知识则总是客观的而可以交流的。也就是说,一切认知都毫无例外地存在于形式关系领域之中:使事物纳入秩序并进行预测。它本质上是可交流的。但仅仅一瞥或一种体验是不能交流的。认知的功能是把关于外在世界的客观知识传递给我们,而经验却只能使我们同外在世界或内在世界发生直接关系。经验激发并丰富了我们的内心生活,但是无助于把这种生活的经验内容交流给其他人。因而认知在本质上永远都是主体间的,而经验则始终是私人的。

基于以上的区别,我们说,虽然体验是知识的起点,知识的原料,但知识并不因之而成了体验,体验亦不因之而成了知识,因为知识与实际的关系不在它们品质的一致性,而在它们结构的相似性。所以知识的内容,是形式的构造符号的体系,关于体验的内容,则是品质所与的直观。它们是根本不同的。据此,所谓意义也有根本不同的两种:一种主观所与的意义是指示的、体验的,一种客观的形式的意义是说明的、认识的。当然在强调知识与形而上学具有差别的同时,我们也承认生活与知识在我们的现实生存过程中,都是不可或缺的。仅为知识而生活是空虚的,仅为生活而生活是贫乏的。冯友兰对形而上学与人生境界的孜孜以求,其价值也正在这里,尽管他所采取的路是不合理的。

[参 考 文 献]

- [1]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5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
- [2]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 [3]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1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
- [4]洪谦.维也纳学派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 [5]洪谦.论逻辑经验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6]洪谦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上册[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 [7]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6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
- [8][美]霍尔特等.新实在论[M].伍仁益译,郑之骥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责任编辑 王宏海]